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十七回 大施捨惠及窮民 善說詞罪歸縣牧

詞曰：人人欲得倉箱慶，須將福地勤耕種。心田好，福田方好。
能受十分虧，強於兩及時。人心公，天心更公。
良苗非不秀，鋤淨心中莠。治荒要勤。治心更要勤。

非稔自無窮，多稱佛幾聲。樂歲固妙。樂佛愈妙。右調《菩薩蠻》

上回說到杜兩亭同申、李二人，出了禪堂，欲將青苗會之害，對善莊人講明。不料李金華在屋中發落聲高，早被會中人聽知。雖然有些不忿，也無奈李金華何。及見他三人出來，也妝了個沒看見。

然李金華蒲腹話語，安能止而不發？為民除害，情何能已。遂向眾人拱手道：「眾位請了。」眾人同道：「請了請了。」金華道：「眾位在此有甚麼公事麼？」開口駁倒私議，正言當驚。內有一人答道：「你老先生非是不知，剛才在屋裡大聲小叫的，發噓了半天。者時怎麼又明知故問呢？」金華道：「眾位既然聽見，吾總得陪個罪了。」眾人同道：「你老先生不知此地風俗，所以見者青苗會，大以為不然。」果然麼。金華道：「天下只一個理，莫非一處一個理麼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易地皆然。眾位也不必辯證，請問自立青苗會以後，年景何如？」眾人同道：「亦算中等罷。」有點勉強。金華道：「鄰近村莊，也安靜否？」眾人同道：「怎麼不安靜呢？」你保得定麼？內有一人笑道：「卻是安靜，就是出了些小偷，鬧的怪亂騰的。」誰使之乎。金華道：「可有來？果不出吾之所料。從先怎麼沒有呢？者皆是逼出來的，與其者麼著，何不行點方便，周濟周濟窮人。仁人之言其利甚薄，後為窮民設良策者，於此已露。豈不勝於會者宗會，請問者會是白會呀，還是拿錢呢？」故問的妙，令其自道其弊。內有一人道：

「那有白會的理，總得按地畝攤錢。」何不攤錢周濟貧人。金華道：「每年會錢多少？」那人答道：「者會有二十多個村莊，每年有五六百吊錢。」狠數濟貧的。金華道：「還有進項沒有？」答道：「者可難以預定，再有進項，皆是從罰中得來。」說罰便不可。金華道：「者個捆著的人，應怎樣罰法？」答道：「論其偷之多少議罰。」金華道：「他掐了多少？」答道：「他更荒唐，者麥子並未十分熟，他偷了那麼一大把子，有好幾十穗。若不是看見，還不知偷多少哩。」金華道：「者總罰他不少了，他如沒得罰，應當怎樣呢？」悲憫之懷，於此俱露。答道：「送到縣衙，任那縣官處治，會中便不管了。」逼窮若此，為民除害者當何如。

金華將那被捆之人，看了一看，不似偷盜模樣。便問那被捆之人道：「你者個人姓甚名誰？何處人氏？可對我說來。」答道：「我乃青雲店人，姓鄭名立身。因著我母親病重，欲食青麥仁，我又沒有地，故有此事。先生倘能救出我去，我感念不盡。者個時候，我的母親，還不知怎樣盼望我。」說罷痛哭不止。金華道：「不必如此。」便向會中人道：「他掐的麥子在那裡？吾看看有多少？」內有一人到了正殿，拿出麥子一把，遞與金華。金華數了一遍，共三十二穗。遂向眾人道：「者罰多少呢？」眾人道：「應罰麥子三石二斗。」者算那條例呢。金華道：「沒有麥子怎樣？」眾人道：「錢也可已。」怪道還有進項呢。金華道：「應多少錢呢？」答道：「也不用說三石二，按三石合罷。好大讓頭。現今麥價八甲，三八二十四甲還用細算麼？」你雖然算清，恐冥冥中還有一算。金華道：「眾位放開他罷，者個錢吾拿。你看他者個樣，還有者些錢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是鬧玩還是真事？」金華道：「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，那有說著玩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是錢哪不是別的。」只認得孔方兄，那認得大施捨。金華道：「知道是錢，李忠呢？」李忠應聲而出，金華道：「你查出二十四吊錢來，上回因自被盜。小施惠於習惡之輩，不敢令人知，並不敢令其僕知，掩一人之惡應如此。此回見人被捆，大施恩於竊麥之人。不獨令其僕見更令眾人共見，化萬人之惡應如此。莫叫眾位害怕。咳，也不知叫誰胡弄怕了。」世之說大話使小錢者多，焉得不怕。李忠將錢拿出，交付會中，才放開鄭立身。鄭立身給李金華磕了幾個頭，又問李金華的名姓。金華道：「我非此處人，你也到不了我那裡。與你告訴也是無益，不必下問。」施恩不望報。又向眾人道：「將麥子可得給人家呀。」眾人道：「會中的規矩，拿住偷莊稼的，無論偷的多少，概不准拿去。」金華道：「者算甚麼規矩？者個會就不是規矩，還說規矩哩，拿出來罷。」眾人道：「無有此理，無有此理。」你敢連連講者個麼。金華道：「送給我可使的呀。」眾人道：「那還下的去。」遂將麥子遞於金華。金華遞於鄭立身道：「我轉送了你罷。」鄭立身叩頭而去。

金華道：「他者也走了，咱們商量商量，將者會免了可已呀不？」前之暗摘其私今始好言挑破。眾人道：「那才不中哩，那才不中哩。」又敢連連說者個麼。內中一人道：「你老先生有所不知，我們者幾個莊子，離南海子甚近。內中有多少旗兵，甚不講理，你們果然講理麼。去了此會，就了不得了。再者鄰近村莊，窮人不少，如去了此會，那還有檔麼？」你們鬧的有擋麼。金華道：「旗兵雖多，也有善方調處。至於窮人一說，更是末則，豈不知文武之時，夜不閉戶。桀紂之世，書斷行人。文武何嘗不善，桀紂何嘗不嚴，總是軟磨硬，那有硬磨軟的。旗兵不是人麼？窮人沒有心麼？吾說個方子，照著行去，管保文武之風，於今復見。」那人道：「者個會固然是者些村莊立的，其實也稟過縣官。縣官叫者麼著，者才立了此會。」金華道：「者麼說來，其過全在為官的了？倘果全在為官的，牧民者反成賊民者矣。吾想為官的以德化民，才是正理。豈不知為政以德麼？莫非者官是買的，未曾念過書就是買的，也得為皇家出力，勸民才是做官的本分。不然，他買了個官，沒甚要緊等著連皇家江山好麼還賣了，作者固痛責任宦，為官者尚其自愛，愛民毋貽，皇家之隱憂可。者賊皆是逼出來的，並無一個願意作賊的。幸而皇家德厚，若不是者麼著，早弄壞了醋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者事如何是好呢？」既能回頭便算好人。金華道：「依吾主見，總得以善為主，非別有奇策。一個善了，亦算報報皇家的恩。」愛民即所以盡忠，安良即為報國。眾人道：「甚麼善主見，可為我們說來。」金華道：「會中就是眾位主事麼，是還有他人呢？」眾人道：「還有幾個正會首。」金華道：「可將他幾位請到，大家斟酌，今天已不早，明早再說罷。」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嘗思州縣為牧民之官，是州縣皆當牧民而不可賊民矣。非特賊民不可也，即有賊民之民，慮賊滋擾，設計防賊。不顧賊人，究之賊人適以賊己，及賊己愈思賊人，牧民者不知立禁，竟使之各樹其賊幟。永堅其賊壘，仍不得謂之不賊民。何則青苗會本為防賊，其實賊人。不但賊人，而且賊己。當其會此會也，不必逐畝被竊，要必按地拔錢，況乎慳吝太過，致招火災。房舍瓦解，糧草灰燼，防賊乎？賊己乎？老幼盡行狠毆，婦女一律詬毀。有業者穗勒石抵，皮剝骨碎，無產者官究杖責，肉綻血淋。既蠶蠅以施毒，復狼狽而為奸。賊人之慘，莫此為甚。鄭立身的為母竊麥，孝子也。以孝子而不宥釋之。向非李金華滋祥愷惻，為之代抵所罰，曲成其孝，不知痛母之淚，何時得已矣。嗚呼！何此會之不善，至於如此也。牧民者不思力清其源，而昧上行下效之觀感也。奚其可。

理注：

詞曰：人人欲得倉箱慶，者卻是想發財。是用七寶之財培養般若知慧解脫之法身也。言強舍及時，是法雨及時。須得鋤去心頭莠，除去心頭愛草。多念佛幾聲，念佛方能莊嚴淨土。善莊欲將青苗會，改作恤貧會。青苗會是公看義坡即是回光反照。初步功夫，從有為而入，謹得至善之地，改恤貧用無為法力，王道之功，以敦風化。鄭立身德為立身之本，彼捆受罰，是用心太急。念急縛心，心彼法縛，反成為害。至於麥穗三十二者，人到三十二歲，應退二十四珠，所以罰錢二十四甲。李金華救鄭立身者，是用智相助，方能獨步青雲矣。

偈雲：

至善之地於新民，須得用到無為心。

私欲淨盡純天理，從心所欲日日新。

道雲：

彩去功夫要心勤，子午須煉汞中金。

性是半斤命八兩，煉成一片保仙身。

釋雲：

戒為菩提本，律是洗法身。